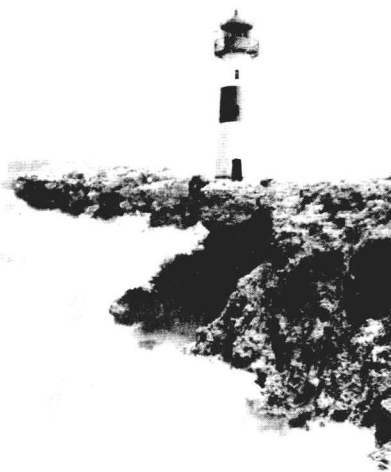


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

雪影霜魂
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北京·



端着一碗白米饭，每伸一次筷子去夹菜时都小心翼翼。在饭桌上，最能让人分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多余。

这顿饭白露食之无味，饭后宁萌又缠着杨光传授英语考级的心得，说他每次都一考即过，一定有绝招。她拽着杨光不放，娇小的身子又是摇又是扭，红润润的嘴唇爱娇地嘟成一枚圆樱桃：“你有什么绝招快一五一十都告诉给我吧，否则我真要完蛋了。”

杨光的父亲像往常一样，饭碗一扔就进了书房，杨光也被宁萌拉进房间传授考级技巧去了，客厅里只剩白露和尚芸两个人。

尚芸有意无意地说：“萌萌这孩子，从小就爱黏着杨光。小时候他俩一起长大的，杨光经常带着她到处玩。那时杨光可喜欢这个妹妹呢，我们逗他说把萌萌妹妹给你做老婆好不好，他小脑袋瓜点个不停，兴高采烈地说好，还说他最喜欢萌萌妹妹了。”

白露听着听着，心像被沸水冲过的莲子芯，一点点泛出涩涩的苦意。

这晚白露在杨家没坐多久，早早地就告辞了。杨光穿上外套要送她，尚芸在一旁说：“才八点多，不是太晚，你把白露送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就行了。萌萌还在家等着你呢，快点回来。”

从杨家出来后，白露一直沉默不语，杨光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刚才都还好好的。”

白露闷了半天终究没忍住，把刚才尚芸的话讲给他听，他听后不以为然地笑：“没错，我小时候是说过这样的话，这算什么，那时我又不懂什么。你不会因为这个吃醋生气吧？傻丫头。”

白露当然不是为杨光小时候说过的天真话语吃醋生气，而是尚芸这番话里的暗含之意。很明显，她理想中的未来儿媳妇人选是宁萌，

她一愣：“章顾问怎么了？”

“他昨天出了车祸，跟一辆闯红灯的车撞上了，幸好有安全气囊保护，人伤得不严重。”

半小时后，白露和王海腾一起来到医院，却扑了一个空。病房已经空了，几个护士正在收拾堆满一屋的鲜花和果篮。她们说因为病人伤势较轻，所以留院观察了一夜后就坚持出院走了。

和他们一样扑空的还有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，他只比他们晚来不到三分钟，一进来看见空荡荡的病房就摇头发笑：“这家伙，跑得倒快。”

王海腾闻声一扭头，笑容可掬地上前打招呼：“欧少，你也来看章公子啊。”

章铭远的朋友大都是非富即贵，这位欧少显然也大有来头。欧少正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，漫不经心地扫了王海腾一眼：“你是？”

王海腾自报家门，欧少似乎有那么点印象：“是王总啊，听铭远说起过。你好。”

然后他的视线又扫了捧束鲜花站在旁边的白露一眼，这一眼不再像之前那么漫不经心，有一种含而不露的专注打量藏在眼眸深处：“那这位是？”

“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秘书白露小姐，她也兼任顾问的助手，所以我带她一起来看章公子。”

欧少点头一笑，笑容中隐着一丝了然：“白小姐，你好。”

白露礼貌地回应：“欧少你好。”

说话间，欧少的手机已经接通，他冲着电话那边的人笑道：“铭远，我在医院扑了一个空。你小子，住两天院就像要杀你似的，溜得

走怎么行，这探视未必显得太没诚意，只是来走个过场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代表公司去的，你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章顾问对公司的看法。”

白露哑然，她确确实实是去走过场的，所以只想到快点离开。而她也不得不承认，如果她去探望的人不是章铭远，而是公司任何一个领导或哪怕是同事，刚才那种情况她都不会立即离开。毕竟人家受了伤行动不便，怎么也会问问他是否需要帮忙弄点吃的喝的。

“对不起，霍小姐。”

“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既然这件事你没有做好就马上用行动去补救。现在快到午餐时间了，你打电话给章顾问，问他想吃什么，你立即买了给他送过去。打车过去，车费公司报销。”

白露老老实实在地遵命照办，章铭远接电话时似乎一点都不惊讶，懒懒的声音：“也没什么想吃的，要不你去买点六必居的酱萝卜酱黄瓜来下粥吧。”

拎着两瓶酱菜和一罐白粥，白露又回到先前离开的地方按门铃。章铭远照样瘸着腿过来开门，她这回想到要表示一下关心：“章顾问，你的腿还好吧？”

他一脸无所谓：“撞车时卡了一下，小腿有点肿，没大问题。”

白露换鞋进了屋，直接走进开放式厨房，章铭远也拖着伤腿跟过来在餐桌旁坐下，拍着腹部说：“现在我的胃问题最大，它很饿，一直吵着要吃东西。”

像是为了配合他，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两声。她一愣，复一笑，是忍俊不禁的笑：“不至于饿成这样吧，你早上没吃东西吗？”

他不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看着她一扬眉：“咦，今天才发现你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呢。以前怎么没看到过？我知道了，看来以前你都

白露收下的那枚钻戒，一直没有机会还给章铭远。

那天她打电话给他时是他姐姐接的，客气却冷淡的语气拒人千里之外。她不敢再冒昧拨打，下午下班前又试着发了一个短信：章顾问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想把戒指送还给你。我自己不小心弄丢的东西没有理由要你赔的。

短信发出去后也如石沉大海，直到晚上临睡前才收到他的简短回复：我不在北京，有事等我回来再说。

章铭远不在北京，白露有些讶异，昨天都还在呀。当然他们这些特权阶级今天北京明天东京后天巴黎都很正常，穿州过省乃至出国都像老百姓串门走亲戚似的方便。但是他刚出了车祸，脚还一瘸一拐着，怎么会突然离开北京呢？

这个疑惑白露第二天上班才从王海腾嘴里得知，章铭远那位离休后在海南疗养的祖父突发心肌梗塞，他们一家人接到消息立刻都用最快速度分头赶赴海南去了。

章铭远既然不在北京，白露就只能先暂时保管着那枚钻戒。这件事她没有对杨光说，怕会生出不必要的误会。反正等章铭远一回北京她就会把戒指物归原主。

“五·一”假期将至，杨光和白露商量趁着放假去天津玩几天。原本是打算去上海看世博会的，可是刚刚开幕的上海世博会游客太多太挤，去哪个展馆参观都得排长队。他们想一想还是算了，等十月份

他的缘故。你去过他家不只一次，他还送了你一枚名贵的钻戒。你说你们要是有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会无缘无故送你戒指？”

白露极力解释：“我和章顾问之间真的没什么。是，我是去过他家几次，但那都是王总让我代表公司去探望他。他也的确是送了我一枚钻戒，但那是因为我在他家丢了戒指所以他就赔一枚给我，根本不是你们想像的那回事。杨光，你知道的，我跟你说过我的戒指丢了。”

杨光看着她，目光犹疑：“可是你没有告诉我，有别的男人送你一枚钻戒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”

尚芸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她为什么要瞒着你？这证明她心里有鬼。”

白露真恨不能把心剖出来：“杨光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。那天下午我突然想起戒指可能是丢在章顾问家，傍晚下班后就过去找，但是没找到。他得知后就说是赔我一个。我还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第二天真的就让人送了一枚戒指来。我怕你误会才没有告诉你。”

尚芸又冷冷道：“说得这么清白，你掉的戒指最多两千块，人家却送了一枚起码两万块的戒指给你。既然你说跟他根本没什么，那无功不受禄，你有什么理由收他送的东西？不要告诉我你只是当时收下过后又退还给他了。”

这一句话把白露将死了，戒指她的确没有退还给章铭远，因为戒指被偷了，她根本拿不出东西去退还。但这一次的解釋更让尚芸嗤之以鼻：“丢了？这么巧！”

白露一早就知道这个解释十人有九人不会相信，但还是软弱地争

个钟头后，她过来对白露说：“我和他先走了，这桌的账单他已经付了，你可以留下来多坐一会儿，多观察一下。自己一个人知道回去吧？”

显然她这单case有戏，一击即中，白露又叹又心服：“好的，你先走吧。”

朱丽叶临走前回头对她说一句：“对了，你既然来了，看见有顺眼的单身男客也可以试试。算练练兵，不一定非要成功。别怕，试试没事的。”

朱丽叶和那个男人一起双双走了，她留下的话却在白露心湖里搅了又搅，搅出涟漪圈圈波纹重重。她一边啜着橙汁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光溜了一遍酒吧里的客人们。角落里还有一个单身男客人，要不要壮起胆子过去试试呢？她有心要试，一双脚却如同有自我意识般地直往后面缩。

迟疑间，那个男客已经招手叫买单走人。他走了，她反倒松了一口气，如同一个备考不充分但忽然听闻考试因故延期的学生，暗自庆幸与轻松。

白露准备喝完橙汁也离开，这里的東西太貴了，一杯鮮榨果汁要好几十块，不喝完她舍不得走。就在她一小口一小口啜着杯中所剩无几的橙汁时，又有一个单身男客进了酒吧，而且就在她旁边不远处的一张桌子坐下。她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，他穿得很简单随意，白衬衫配咖啡色长裤，乍眼看来似乎不是什么有钱人。但他左手腕上戴着的一只名牌手表，不动声色地说明了他的身份地位。

白露一眼就认出那只价格不菲的名表。原本她是不认识这些东西

吗？

她不肯喝他也不勉强，一个人自斟自饮喝了一杯，然后突然冷不丁问出一句：“霜霜，你干吗要出来做这个？”

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，她蓦然一惊，手里的刀叉一滑，整块鲜嫩牛排连汤带汁飞上了他的白衬衫，弄脏了一大片。慌乱间，她想也没想就抬手去替他拭。不过手在他带着体温的薄薄衣襟处轻轻一碰后，她就马上警省地缩回来，脸涨得通红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好在他毫不介意：“没事，我去洗洗就行了。”

年轻男客离开客厅进了卫生间，门被关上了。看看紧闭的卫生间，又看看关着的房门，白露突然心中一动。大脑中一个念头尚在隐约生成中，一双腿已经本能地霍然立起。不假思索地，她跑去拉开房门就往外跑。如林间小鹿面临猛兽的威胁，不管不顾地一路狂奔。

她奔跑时，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，只有两个字不停反复回旋：“快跑，快跑，快跑……”

她就那样跑掉了。或许老天爷也在暗中帮她，当她跑出房间时电梯门正好在这一层打开。她立刻冲进了电梯，速度之急令电梯里站着的一千人都愕然以对。她也顾不上众人讶异的表情，先急切地按下了关键，唯恐迟上一步就会被那个男人追出来抓住。电梯顺利地降到一楼，一出电梯她又继续狂奔，奔出酒店大门后，一眼就看见了等在外面的邵蓉。

白露之所以坚决要留在这家酒店开房，就是因为邵蓉说过一定会留在外面等她。想一想有她在外等候，她一颗心也能略觉安定。而此刻她趁机偷跑出来，一看见邵蓉更是如同见了救星般直扑过去。

邵蓉显然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出来了，一脸惊愕：“你怎么就出来

年才俊一个，转眼间却变成了阶下囚。他们实在难以承受这样巨大的转变，尚芸更是哭得泣不成声：“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啊！”

杨光本人也无法接受一醉醒来后身处囹圄的现实，他的表情茫然极了，反复跟办案警察求证：“我撞了人吗？我真的撞了人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啊？”

“你当然希望是在做梦，可惜不是，我最后告诉你一遍，你酒后驾驶开车撞死了一个人，撞伤了一个人。”

杨光还是一脸的茫然：“我真的撞了人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，我甚至都不记得我开过车。”

警察对这个无可救药的醉鬼直摇头：“酒后驾驶的人我见多了，喝得像你这么醉的却是头一回。你这件案子事态很严重，我们现在要刑事拘留你。过段时间你等着上法庭吧。”

杨光开始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脸刷的一下褪尽所有血色，惨白一片。

这时候，白露跌跌撞撞地找来了，尚芸一见她就怒不可遏地扑上前猛抽了她一记耳光：“都是你害的。我一直都不赞成你和杨光交往，就是担心他和你在一起对他没有好处。没想到……没想到他会因为你遭受牢狱之灾。早知道这样，一开始我就该坚决反对他和你恋爱，现在说不定什么事都没有了。白露，你这个害人精。”

尚芸的巴掌重重甩在白露的脸颊上，她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，因为她的心已经太痛太痛了。尤其看见一脸惨然失魂落魄的杨光时，一颗心更是如同被千刀万剐似的痛到极点。泪流满面地看着他，她的声音无比悲怆：“杨光……”

杨光根本不看她，仿佛眼中根本没有她的存在。他的脸上除了

惨然就是茫然，没有其他表情，整个人呆呆的。麻木地挪动着沉重的双腿，他被动地随两个警察一起上了拘留所的囚车。车门关上的那一瞬，他才猛地扑向车窗看着他父母失声痛哭：“爸，妈……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。”

杨光被拘留的这一天，白露的眼泪几乎就没有停过。满脸悲伤的泪水像无数条悲怆的河流，蔓延曲折地流过每一寸苍白的脸颊。

邵蓉闻讯赶来时，她已经哭得两眼红肿。见了邵蓉姐如见救星，一把扑过来抓住她苦苦哀求：“蓉蓉姐，你交际广认识的人多，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救救杨光。他不能坐牢，一坐牢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不能就这么毁了。如果他真的就这样被毁了，那我……那我……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了……”

邵蓉忙打断她：“露露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。是，杨光是因为你的缘故才负气跑去喝酒买醉。但酒后驾驶这种违章行为是个成年人都知道不可为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就是他的责任。”

白露依然泪雨纷纷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事情终究是因我而起。如果不是我，杨光这会儿应该是好好地在公司上班。可是现在，他却呆在拘留所里。蓉蓉姐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想想办法救救他吧。”

“好，我帮我帮，我能帮你的话一定会帮你的。你先别哭了，看看你的眼睛都肿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邵蓉答应了帮忙，但事实上她能帮的忙却有限。她虽然交际广认识的人多，可大都是欢场上的客人。而且她那间小酒吧的客人以生意

泼了那杯橙汁后，白露气冲冲地从碧浪湾酒店离开。她发誓再不会去求章铭远，因为她知道求是没有用的，不过是浪费时间还要被他任意奚落轻贱，这个人看起来根本没有同情心。

雷声阵阵，在天上滚过来又滚过去，雨却迟迟落不下来。空气格外闷热。她没走几步汗就出来了，衣裳濡湿地黏在身上，非常不舒服。回到家她先洗了一个澡，刚从浴室出来就接到尚芸的电话，问她求了章铭远帮忙没有？

她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支吾应对了几句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就很忿然了：“你到底有没有把杨光的事放在心上？不要忘了他都是因为你才弄到这个地步，尽快想办法救他出来是你的责任。”

电话挂断了，但尚芸尖锐的声音仿佛还一直回旋在白露脑子里。颓然地捧着头倒在床上，她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胃隐隐抽搐作痛，她忽然想起自己一晚上还什么也没吃。虽然没有胃口但胃终究需要食物，否则就痛给她看。她不得不爬起来找东西吃，在屋子里转一圈什么吃的都没找到，只得打起精神下楼去楼下的小超市买方便面。

超市里，老板娘在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看电视，电视中正播着山木集团总裁宋山木因涉嫌强奸女员工被刑拘的新闻。有几个顾客也在一旁看，边看边啧啧有声地发表着意见。

“何苦来着，一个总裁还要强奸女员工。”

“是呀，有钱还怕找不到女人嘛，何必还要霸王硬上弓。这下好了，事情闹大了被抓了。”

远马上亲自出面找了市里一位主管公安部门的主要领导，郑重其事地提出请求：“原本这事我还真不好开口，毕竟是我这位哥们自己不小心闯了祸。我爸平时也反复交代过，没什么事千万别给你们找麻烦。不过我这两天才得知这案子其实还另有隐情，我哥们可能是被冤枉的。所以，能不能请田叔叔您发句话，再让下头办案的人再仔细查一查？”

章铭远的父亲曾经是这位领导的领导。老领导的儿子亲自找上门来开口求帮忙，他自然不会驳他的面子，满口答应。

上级领导亲自打电话来过问这桩案子，指出有可疑点必须细究详查，交警大队的头头们也就不敢掉以轻心，把杨光的案子翻出来再一次调查。按章铭远的思路将从酒吧到肇事地点的途经路线一一标注出来，总共有三条路线可以抵达。这三条路线都派了警察去走访询问，案发当时是否有人看见过一位穿紫色衣裳的女人驾车经过？重点询问对象自然是沿途的店面。

在一家药店，警察问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一位收银员在反复询问下想起来一件事，说那晚大概11点钟的时候，有个穿紫色衣裳的女人来店里买过一盒避孕套。来去匆匆，付了钱就马上离开了。因为她买的是性生活用品，而且还是拿的最贵的一盒，收银员就不免好奇地目送她离开，看见她上了停在店门口的一辆白色捷达车，然后驱车远去。

警察立即追问：“她上的是不是驾驶座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那当时你有没有看到副驾驶座上有人？”

“她拉开车门时，我是看见副驾驶座上躺着一个人。”收银员可能怕警察没听明白，还用手比划一下。“座位放平了，整个人躺在上

杨光恢复自由身后，白露一直没有见过他。她曾经鼓足勇气试着打过一次他的手机，却被告知该号码已销号。他换了号码却没有告诉她，态度不言而喻。她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了。

事已至此，或许无言的结局亦是最好的收场。

夏天的栀子花大朵大朵地开了，铺天盖地的香。花香清凉的深夜，白露一个人独自倚着窗，看着天上一弯新月，银钩微湿，像一只哭过的泪眼，撒下凄凉的清光。

看着看着，她静静地落下泪来。

这一夜，白露躺在新租的房子里又辗转反侧没有睡好。一来天气太热，房间又小又闷；二则总是不由自主想起杨光。

她和杨光在一起的恋爱时光，是她迄今为止生命中最快乐的两年时光。可是他的存在却像一方小小铁窗中投射而入的一缕阳光，七彩光芒转瞬即逝，把她留在阳光过后更加黑暗的铁窗世界。

杨光离开了她，还是心怀怨恨地离开，她甚至没办法去向他解释什么。她牺牲自己去救他，到头来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别的女人身边。

一念至此，心如刀割，白露几乎彻夜未眠。

一连好几天不曾睡好过，次日中午白露赶去火车站接人时精神状态不佳，头隐隐作痛。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一挤，更加头痛起来。

正难受着手机响了，她还以为是小婶婶打来的，响在耳畔的声音却冷凝如千年寒冰：“白露，你上哪去了？谁让你搬走的？”

是章铭远，听口气就不善。章铭遥不是说她弟弟那边她会解决吗？前天她连夜搬走，昨天一天他那边都没一点动静，她还以为果真脱身了呢。谁知……她只觉头愈发痛了：“你姐让我搬走的。”

“我当初可是对你说得很清楚，你搬过来跟我住，直到我让你搬走为止。不是直到我姐让你搬走为止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搬回来。”

头痛得很难受，心里又因为杨光的事还在难受。两处难受加在一起，身心俱疲，白露几乎是带着哭音朝着电话那端嚷：“章铭远你放过我行不行？别以为我从你那搬出来就会跑去和杨光继续二人世界的

个地址：“我有个朋友住在那，刚才打电话来说突然晕了，你过去看一下情况怎么样再告诉我。”

章铭远现在出入都不自己开车了，而是请了司机代劳。老爷子下了死命令：“我实在经不起你吓了，你就孝顺一点让我安心过几天好日子吧。”

司机大强奉命去了，章铭远继续坐在会所看表演。但演出似乎没有刚才那么精彩了，不再吸引他，越看越索然无味。老是动不动就查看手机，看有没有未接电话被音乐声盖过而没发觉。

手机终于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大强，他立马接听：“怎么样？”

大强的声音十分惶恐：“对不起章先生，我都快到目的地了，可是路口突然有个小孩冲出来，我及时刹车了，还是被人拦住不肯放。说什么孩子被擦到了，一定要去医院做详细检查。”

他一蹙眉：“行了，你先带孩子去检查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章铭远直接找欧宇驰说：“车借我用一下。”

欧宇驰一愣：“你饶了我吧，我什么都能借你就是不敢借车，被你家老爷子知道我可就惨了。你不有司机在外面等你吗？”

章铭远无暇多说：“他刚才走了，他在我还会找你嘛。不借那就你陪我走一趟吧。本来不想妨碍你继续看演出的，你不配合我也没办法。”

4

白露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雪洞似的病房里，小婶婶和小叔叔正坐在一旁窃窃私语。见她醒了，两人忙一齐围过来，一脸欣

脾气不能对小叔叔发，同样也不能冲章铭远发，是小叔叔要讲给他听的，关他什么事？可是她真是很生气，因为她的事情真不想让章铭远知道。

可她越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却越有举一反三的推测能力。他突然冷不丁地问：“五年前你拿我那一万块交大学学费了吧？”

她一窒，干脆借题发挥地恼了：“章铭远，那一万块钱已经还给你了，你管我当初用它干吗了？不关你的事。”

他也不恼，闲闲地转移话题：“那你叔叔的病没事吧？”

提及这一点，她就不好意思再继续发脾气了。把声音降回正常高度，语气也柔和几分：“我叔叔没事，那个……今天看病……谢谢你的安排。”

向他道谢她多少有些不自然，最后一句声音压得很低。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：“说什么呢？蚊子哼哼似的，都听不清楚。”

她不愿意再重复：“听不清楚就算了。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唇角浅浅地噙上一抹笑。那抹笑分明显示他刚才是听清楚了，她突然觉得有些尴尬，慌忙一扭头回房去了。

白露替叔叔婶婶买了后天的火车票，坚持多留他们在北京玩了一天。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，怎么着也得去天安门和长城看一看吧。天安门广场人挤人，万里长城更是万里人，人多得水都泼不进去。谁要是脚下一个不稳摔了，保准摔不到地上，而是摔在人家身上。

在这两个地方转了一圈回来，他们直摇头：“这哪是来参观天安门和长城啊，这根本就是来看人山人海的。”



1

这一天天气格外热，阳光白得刺眼，马路被烤成沙漠白，烈日下的花草树木都无精打采。

下班后，白露刚走出大厦门口就被迎面而来的滚滚热浪袭得满身是汗。她挥汗如雨地回到公寓，马上洗澡。洗完澡后做晚餐。一个人懒得煮饭，就从冰箱里拿出一袋日式乌冬面煮上。放一点香菇青菜火腿，再煎一个鸡蛋，晚餐就算有着落了。

刚把煮好的面端上桌，还没来得及吃，房门一响，章铭远回来了。

白露有些意外：“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”

自从叔叔婶婶上次来过，看在章铭远好歹帮过忙的份上，白露对他没那么冷若冰霜了。也不会再一见他回来就马上回自己房间躲着不出来。偶尔也会主动跟他说一两句，比如眼下意外之余地询问。一般而言，他都不会在饭点上回来的，他总是在外面吃饭。

“你做了什么吃的？好香。乌冬面，正好饿了，我吃了啊。”

章铭远没有回答白露的问题，而是循着香味走到餐桌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起筷子挑上一筷子面塞进嘴里吃起来。她来不及叫住，就眼睁睁看着他吃了她的面，气恼得不行：“这是我煮给自己吃的，你要吃不会自己煮吗？”